

狂狷俠士王崇五(上)

(本文插圖刊第58頁)

●劉仲康

投入新時代的浪潮

王崇五，生前作官不過縣長、專員、省轄市長、流亡的省府委員。十年前病逝於國家安全局顧問的職位上。具有類此經歷的人，同時代何止千百。有些人縱有事功可傳，也難免淹沒於滔天赤流之內，了無痕跡。像王崇五一生跌宕起伏，特立獨行，死生憂患不稍瞻顧的人，其得失成敗均有助於後人瞭解那個時代多層面的脈動。基於這個觀點，茲就所知王氏生平，撮其大要，綴成本文。王崇五生於民國前七年（一九〇五），成長在「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最劇烈的階段。從歷史的常軌看，民國肇造，國民革命從破壞到建設應是主流。然而引導歷史主流的國民黨受內外形勢逼迫，活動不出少數大城市。在全國範圍內，有幹部無羣衆，有黨員無組織，有理論無策略，有個人的冒險犯難無整體的摧鋒陷陣。對歷史的巨輪推轉不靈，以致國家民族命運一直被帝國主義者操縱的軍閥、政客們所把持玩弄。

知識份子原是社會的中堅，負有啓迪民智開創機勢的使命。然却游離於社會表層，依附權勢，翻雲覆雨。激進者流，希冀病夫一躍而爲醒獅；抱着有病亂求醫的心態，想用歐美的成方，起

中國的沉疴。藥不對症，愈使病體支離。斯時忽有「病理學家」馬克斯的秘方問世，誇說能根治人類宿疾，已在俄國臨床試驗成功。而俄國以「俠客」的姿態，無條件供應成藥，兼培訓「配方人才」。而日本更成爲俄製秘藥在中國的催化劑。當「德先生」、「賽先生」兩大西醫門診無效時，萬千青年爭服秘方如中風狂走。迨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發統一全國，總算把歷史主流導入正軌；然而執着於俄國秘方的青年，有的嗜藥成癮，有的欲罷不能，合演着歷史的悲劇。王崇五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員。

他出生於山東日照縣一個農村——六甲莊子。先世於明朝初葉從山西洪洞縣移民山東濰縣，繼遷日照。應屬「太原王」的支脈。曾祖父習武善射，歷任曹州、山海關兵備道守備。練武家風，子弟以身體孱弱爲恥。娶婦亦以身碩體健者爲佳配。此種優生觀念，不惟影響後代生理，男丁無七尺以下者；且影響心理，男女多具豪俠之氣。祖父王子承，邑庠生。父親王廷楨，字子琴，肄業於濟南尚志書院，中光緒癸巳恩科舉人。主講山西陽曲書院暨渾源恒麓書院。不重制義，以策論課生徒，使渾源縣一科中式六人，爲縣史所未有。去職後，渾源鐫碑書院以誌教化之功。民國

肇建，執教於山東高等學堂。督長子永照——祥五卒業於同文館，任職於津浦鐵路局。生活既可自立，王子琴即歸田園，以半世束脩所積，買田葺屋，課子耕讀。自署「塾園先生」。其「塾園遺稿」中有自況詩云：「種瓜共說召平潔，學圃何妨樊子賢，我有薄田三十畝，清貧可許傲顏淵。」次子永熙——德甫，得長兄之助，任職於膠濟鐵路局。故希望幼子永煦——崇五，常守田園以娛晚景。曾以詩示願：「爾父已爲書所誤，兩兄識字亦徒然，從今斷絕斯文脈，世世兒孫學種田。」

王崇五幼年確會度過砍柴牧牛的農家子生活；然其天生駢弛不羈的性格，豈肯安於畎畝。不久即獲父親首肯，北去平津由長兄祥五安排進入南開中學讀書。年終考試，國文、史、地分數極高，數、理兩科未能及格。兄長對幼弟督責甚嚴，睹此成績單，怒予掌摑，強將其頭頂剪去頭髮一縷，成爲「二分髮」！使其無顏外出，在家苦修不及格功課。此種管教方式，激起強烈反抗意識。他利用陰曆年天氣寒冷，以帽遮頂，躍到「萬牲園」（前清的三貝子花園）過夜。終因饑寒難熬，走投無路，而爲長兄之傭人尋回，又受一番痛責，致使激忿之情益形熾烈。這時作爲新文化

運動啟蒙的「新青年」雜誌被青年視為思想南針，行為指標。反帝、反軍閥、反封建傳統已成不可遏阻之勢。受到壓抑的王崇五，便很自然投入此一時代的浪潮之中。

可敬之敵可畏之友

王崇五在南開中學受到不及格的屈辱，乃轉往濟南依靠其姑母馬太夫人，就讀正誼中學，後轉法政專門學校。斯時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上海各界為支援北京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吶喊，實行「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全國各大城市羣起響應。

五四運動本為抗議巴黎和會擅將德國強取於中國山東的權益贈予日本而起。山東人感受與反應自然特別強烈。繼上海「二二二」、「二三罷」之後，濟南各界組織兩個請願團，計代表二百多人，先後出發到北京向總統徐世昌請願。行前濟南市民萬人空巷，慷慨送別，場面異常悲壯。各校學生日以繼夜的作街頭演講，呼籲國人抵制日貨。日本領事館的警察竟逮捕齊魯大學學生王志謙，威脅當地政府賠償日商損失，保證不再抵制日貨；更惹得羣情激忿，聚集千人向省長沈銘昌要求交涉釋放王志謙。市民聞訊自動加入者五千之眾。學生羣中表現最為激昂者，有鄧恩銘、王盡美、張慕仙、王崇五等人。軍閥官僚們既不敢面對日本無理要求提出交涉，反而怪學生多事。鎮守使馬良下令逮捕領頭學生十六人及回教救國後援會會長馬雲亭；又當街棒打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生吳夏浦等多名。武力驅散學生羣，更要把被捕學生

一律槍斃，因督軍張樹元不同意而未得發幹，單將馬雲亭殺害。這場血的教訓，使愛國青年意識到僅憑請願演講無濟於事，要救國就必須訴諸行動。

民國九年冬，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醞釀成立之前，有膠縣人楊明齋銜列寧之命，隨維金斯基來中國物色組織共黨的適當人選。楊明齋以去國多年，對國內情形十分陌生。以鄉親關係貪緣得識諸城人在濟南學生運動中表現最突出的王盡美，進而結識鄧恩銘，談及回國任務。王盡美、鄧恩銘等建議楊明齋去北京訪晤陳獨秀、李大劍共商大計。斯時陳獨秀、李大劍、張國燾等已有將「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之雛議。根據張國燾「我的回憶」，楊明齋陪同維金斯基先到上海會見陳獨秀，持陳獨秀函再到北京晤李大劍、張國燾；經多次會談促成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之成立。王崇五曾多次談及楊某到濟南結識王、鄧又到北京之經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鄧恩銘、王盡美均膺選代表，實與楊明齋揚聲有關。總之楊某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尤其是山東共黨之「產婆」應屬事實。因為張國燾書兩次提到共黨濟南小組有王盡美、鄧恩銘八人，其餘六人為誰，並無記載。亦未記述王、鄧在何種情況下加入共黨。但據國民黨山東革命史稿載有：民國十年，王瑞俊（即王盡美）、鄧恩銘數人脫化為共黨。十二年二十餘名共黨份子加入國民黨。原屬國民黨而又轉向共產黨者，有鄧子瑜、芮雙、劉巍、延白真、王復元、王用章、閻金華、田原祺、莊龍甲、張洛書、宋悲行等為主要份子。王瑞俊死（肺病），鄧恩銘被捕之後，

領導山東共黨者為丁君羊。丁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與鄧恩銘、延白真同為國民黨山東指導委員會執行委員。王盡美更是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山東六代表之一。

孫中山先生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國民黨策動各地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王盡美、王樂平是山東發起人。王崇五則是濟南「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代表。前列轉向共黨者，都是國民黨山東省、市、縣委員、候補委員級的幹部，當然不止如「張書」所載的八人。自民國十一年六月起，國民黨中執委丁惟汾擔任山東支部長。上述這些人都是出入他的門下，直到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前，誰是什麼黨，恐怕連自己也把握不穩。涇渭分明是清黨以後的事。王崇五和康生都是丁君羊介紹加入共黨。其時間即山東革命史稿所載：民國十二年共黨份子加入國民黨，而國民黨轉向共產黨的那批人之內。蓋因丁君羊於王盡美、鄧恩銘死後始領導山東共黨之故。但王崇五究以何黨籍在先，他個人曾未談及。以後被捕判死刑，丁惟汾保他「自首有案」，或可證其共黨黨籍在前，國民黨黨籍在後。如其不然，丁惟汾不會憑空說他「自首有案」。

民國十一年秋，濟南女子師範學監（相當於現在之教務主任）國民黨籍的秦鳳儀發起「女權運動同盟會」，學生參加者三百多人。共黨亦同時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中具有兩種身份者甚多。國文教員王祥千的小姐王辯，及以後嫁於丁君羊的于培貞，嫁於王崇五的朱岫容等均是箇中翹楚。王祥（翔）千是「社青團」的書記

，也是國民黨濟南市黨部的常委，王辯是委員。秦鳳儀被校長張慎修強迫去職後，王辯即組織「女子學術改進會」吸收「女權運動同盟會」份子，擴大「社青團」的勢力。

王崇五於民國十二年離濟南法專進入上海大學。在肄業期間參加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反英反日的運動——「五卅運動」。與尹景伊、丁君羊（均為同濟大學學生，丁已畢業）並稱「日照三傑」。尹被殺害，國共兩黨均尊之為烈士。王、丁回到濟南，為青年學生奉為英雄人物。王辯將同學朱岫容介紹於王崇五，兩人以惺惺相惜的心情，很快結婚。因王在家鄉早訂有「娃娃親」，用既成事實，達到退婚目的，使雙方家長無法干涉。結婚後無力賃屋居住，借住鄒恩銘（原籍雲南，父官於濟南，置產落籍）家中。

是年三月間，為段祺瑞公然殺戮請願的民衆開追悼大會，各校學生自動參加。會後遊行講演英日帝國主義者殺害中國工人之罪行。軍閥們指為聚眾滋事，迫令各校處罰鬧事學生。女師以朱岫容、王蘭英、牛淑琴、劉慕堂等帶頭遊行，竟予開除。適當畢業考試期間，遭此打擊，自然引起極度忿恨。是年九月，鄒恩銘被捕，朱岫容亦受牽連入獄。幸王崇五已回籍探母病而未被災及。鄒恩銘及同案被捕之一中學生藍之政，傳達王光美均被處決。（已故作家姜貴在其所著「漩風」中，對此案有細緻的描寫。）

王崇五返鄉之日，丁太夫人已逝，除撫屍慟哭之外，還惦記着落難的妻子，對家人詭稱新婦患病住進醫院，不能同回奔喪。除七之後，匆匆趕

返濟南。幸好朱岫容以罪證不足，坐牢三月獲釋。斯時中共中央安排王崇五與于培員赴俄就學於孫逸仙大學。行前囑朱岫容去天津向天津支部傅懋功（彭真）報到。如得不到適當照顧，可去北京依長兄祥五。乞以供給幼弟讀書之家庭預算（祥五治家每樣生活開支都有定額，幾同預算）移充弟婦升學之資。朱岫容到了天津，由彭真、李達（陝西李達，天津支部書記。）安排以樹人小學教員名義，滲入紗廠擔任工運。

民國十六年四月，長子裕任出生，乳名「津客」以紀念出生於天津。在此期間，住處又被警方搜查，險些暴露，偽稱傭婦，蒙混得免。而工資收入不能維持母子生活，乃去北京投奔大伯哥祥五，陳述丈夫出國前之希望，願斷身傭僕，以工資抵學費，希圖深造。兄嫂未表同意。朱岫容竟自投考女師大被錄取。傾其私蓄，讀一學期，無以為繼，甫滿週歲嬰兒更無人照顧，祇得輟學回返濟南。幾番週折，終於獲得女師畢業文憑，任教於女師附小，與原先組織無形脫離。十七年秋，王崇五自俄國回到濟南，擔任「支部宣傳部長」，化名丁洪福，主編「紅旗雜誌」。時值國民黨雷厲風行的清黨，曾在一起反帝反軍閥的革命夥伴，各自選擇了政治路線。

山東自民國十七年五月，因日軍阻撓北伐，武力強佔濟南，直至民國十八年春，才告撤兵。在此期間，山東省政府和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會均在泰安辦公。清黨工作，至日軍撤走之後，始正式展開。國民黨已由黨務指導委員會改組為黨務整理委員會，嗣又正式成立執行委員會。省主

席由孫良誠、陳調元遞至韓復榘。省黨部主委則為張華村。王崇五並未向這位一同鼓動風潮的老友妥協，堅決走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道路。若干年後，王崇五和筆者談起當時的心情。

他說：「留俄期間，身經史達林派和托爾斯基派的鬥爭，布哈林和史達林的鬥爭，中大校長拉狄克和副校長米夫的鬥爭，中國留學生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共學生托派和史派的鬥爭。中共中央在俄共代表操縱下一波接一波的鬥爭。為了奪權，不惜告密、誣陷、暗殺，以毀滅對手。」

「這些實際經驗，難道還看不透共黨的眞面貌。但對馬克斯主義總認為是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的捷徑。容知瞭解共黨並不簡單。像陳獨秀那樣有學問，到了晚年才算覺悟。世界上能有幾人如孫中山總理一眼看破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像蔣中正將軍赴俄考察一個月，就斷言蘇俄與帝俄無異。吾人既信仰某種道理，忽而爲了利害而自我否定，實在有損人格。迥然有些人朝夕之間以不同面孔對待朋友，着實令人生厭。」

「如說他們爲了信仰，不如說爲了投機更爲恰當。何況共黨毫不留情的制裁叛徒，譬如安哲（日照人，本名安豐鏗）當寧漢分裂時期，表現最爲積極。回到濟南竟被懷疑有動搖傾向將予制裁。迫得安哲潛回家鄉製造農民暴動，以證明其忠實。事敗逃亡，仍被暗中出賣。濟南『支部交通幹事王用章（王天生）」，原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第一屆候補執行委員，『支部』發覺其行動可疑，多人主張早予制裁，我則竭力反對。詎料王用

章果真出首告密，使「支部」組織整體瓦解，重要幹部幾無倖免。我被捕之後，被人指證「丁洪福」即王崇五。實則指證的人，與我素不相識，也不隸屬同一組織。在此情況之下，突然改變立場，豈非勢利小人。至於死刑不死，乃是異數，並非必然。」

聽他這番議論，想起牟希禹曾評論：「崇五是個可敬的敵人、可畏的朋友。」確乎中肯。

革命伴侶牢獄之厄

朱岫容女士自北京返濟南，撫育幼兒，操持家務，心情恬淡，擺脫過去關係，安於小學教員工作。迨丈夫留俄回國，一家三口在永慶里租房居住。未出半年，波瀾層生，仍然錮鐐入獄。

民國十八年陰曆正月十九日（陽曆二月二十八日），這時「五三」慘案尚未解決，濟南猶在日軍佔據之下。黨政首腦部雖在泰安，對濟南仍可遙控指揮行使部份行政權。陰曆年前「支部」交通幹事王用章到王崇五住所閑聊甚久，見有小孩穿着的虎頭鞋一雙，綉工精巧，極口稱讚。問在何處購買，他也想買一雙給甫滿週歲的女兒過年。朱岫容告以「此乃姑奶奶馬老太太親手縫製給她姪外孫過年穿的。津客是男孩，不適於穿這麼花俏的鞋，送給你女兒好啦」。王用章表示感謝，持鞋而去。數日之後，全家被捕，始了然王之頻來閑聊，乃在察看動靜，以防功敗垂成。在此引證諸城王立哉老先生的「九十憶往」第十六節「反共鬥爭鱗爪」記有「民國十八年夏，予（立哉先生自稱，時任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委）在泰安時

……傳達送來名片，係王天生（用章）來訪。當時……秘書孟民言，幹事朱益中等均以王天生乃共黨省黨部委員，今忽來訪，是否別有用心，頗應注意。均主張不予接見。……我即親自接見：請其說明來意。他說：『我今天來找你……就是希望省黨部允許我自首』。余即云：『你是共黨省黨部委員，不要來開玩笑。』他很激動的說：『我是誠意相求，因為在秘密時期，你對我的認識一定很清楚。……我單獨來找你，足見我是誠意的。我自首之原因，係因婚後不到三個月即被逮捕收押。現在放出。回家後方知我被捕之後，家中成爲共黨省黨部各委員輪流住宿之處，把我妻子視成娼妓。此種行爲令人難以忍受。所以我求你准我自首，以便回國民黨爲黨奮鬥』。余以逮捕共黨委員數人作爲自首條件。王天生要求令省會警察廳廳長隨德功撥便衣警察二十名由他指揮。余立刻函濟南市黨部常委殷君采照辦。……事隔月餘，王天生來信言已逮捕共黨省委殷寬、王孟生、宋悲行、王××（即王崇五）四人。……此時忽接中央委員丁惟汾先生來電，說明王××願自首，請我辦理。余即覆電：王××爲何不自首於被捕之前，而自首於被捕之後。……丁惟汾先生即派王仲裕來泰安……各方奔走，最後准王××自首，其他三人均在濟南處決。」

按王立哉此段記述，在時間上可能有誤。因爲民國十八年夏，山東黨政機關已遷回濟南。共黨山東支部重要幹部被捕，是從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開始，王天生自不會再於同年夏天前往泰安請求自首。以此推斷應是十七年夏方合事實。蓋王

天生獲得保障後，回到濟南，在日軍佔領期間，辦此大案，以半年時間策畫佈署並不算長。

至於王天生自首原因，縱屬事實，亦未必如其所說之甚。蓋以王既被捕，其家眷住處自是嫌疑之地。共黨省級委員再不成材，也不會羣往是非之地輪流尋歡而毫無顧忌。即或有之，王崇五決不在內。因渠於十七年九月始自俄國回濟南。翌年二月即被捕也。丁惟汾派王仲裕爲王崇五奔走營救，初無結果。死刑判決之後，呈報中央，始由中央直接命令山東省政府以其「自首有案」改送反省院（下節詳細記述）。中共「支部」要員被捕者不止四人（大概是二十多人）。處決者不止三人（大概是十八人）。

王立哉以大輩之年，回憶六十年前往事歷歷如繪，殊非易事。人、時、地，稍有錯落，在所難免。

王用章建此大功之後，深知共黨懲罰叛徒手段的殘酷，乃隱姓埋名，不知去向。三十五年冬，王崇五接長濟南市，忽報「故人來訪」，接見之後，竟是十七年前引導破壞共黨機關三十多處，捕獲重要幹部二十多人的王用章。二王晤面，非常尷尬。王用章說：十幾年來，各處漂泊，一事無成。此番回鄉探親，得知老友榮任市長，總不能使落魄者無啜飯之處吧！王市長將其住處留下，派人贈送一筆程儀，囑其早日離去。此後真的不知所終了。王用章是濟南城北濼口鎮人。在濟南現身之前，新華日報刊出一則尋找王天生的小廣告。很顯然是「一石兩鳥」之計。一則誘王「帶罪立功」。利用其自首歷史，添入政府機關充

任反間，不會引起懷疑。二則暗示「脫黨」的人，以王天生作榜樣，大膽歸隊。當共黨勢力節節膨脹之時，想吃「回頭食」的大有人在呢！

鬼門關口撿回一命

王崇五被捕之後，以化名「丁洪福」應訊。

因人證物證齊全，不能搪塞。只有慷慨陳詞，全部責任一肩挑。與朱岫容女士羈押於麟祥門外的看守所，聽候宣判。監房雖隔離，藉「放風」機會傳遞聯絡暗號，利用敲擊牆壁互通聲氣，策畫一次功敗垂成的越獄。乘「放風」之便，撿起糞坑旁用以消毒的石灰搗傷所丁長陳四的雙眼，衝上牆垣，一哄而逃。王崇五却因近視眼鏡被收，視覺不良，逃獄未成。軍警閉城大索，脫逃者多被捉回。嚴鞠之下，知主謀者為「丁洪福」，乃加銬雙鎖隔離管押。朱岫容女士回憶這段往事：當伊受審時，法官仍是四年前伊首次入獄時之潘蔭亭。看守所典獄長仍是劉××（名字忘記），對女性政治犯頗表矜憐。伊只承認是「丁洪福」的妻室，對丈夫的行爲概不知情。潘法官並不深究。一審終結，被判刑一年十個月，又以其夫有策畫越獄行爲，不計羈押候審時間，刑期雖滿，亦不開釋，故實際服刑超過兩年。看守所劉所長的女兒劉劍霞曾與其同考北京師大，因而相識。假期回濟南得悉伊夫婦同陷囹圄，央請其父特別關照。此種溫情，或許代表當時青年普遍心理，不必個人友情使然。爲此得到不少方便。諸如找機會令其夫婦交談。轉達親友關懷訊息。傳遞衣物等等。越獄前夕，聽到丈夫「遺囑」式的囑託之

言，要伊勞心苦志，教子成人，做個自食其力的平凡人……意識到將有劇變。陡感週身顫戰，精神恍惚，竟不知如何回到監房。翌晨聽到人聲鼎沸，滿院騷動，心情矛盾達於極點。既乞求丈夫脫逃成功，又希望不要冒險，呆在監獄等候命運之神安排，吉凶縱未可卜，總可每天碰面。正當志忑不安之際，看守王婆怒沖沖的跑來。那付神情活像京劇「六月雪」中飾演監婆的彩旦。一手拍腰，一手戟指大罵：「王朱氏。都是你男人使的壞。用石灰把陳四的眼搗瞎了。老天爺有眼，他沒跑成。看我怎麼收拾你！」從王婆語氣中得知丈夫雖未逃脫，幸而安然無恙。心情反而平靜下來。倒希望她繼續怒罵，透露更多的消息。原來王婆與陳四同居，故把怨氣出在朱岫容的頭上。幸而劉所長特別關照，王婆不敢濫用私刑。抗戰勝利，王崇五接長濟南市，偕夫人晝夜拜訪這位恩人。劉典獄長雖已退休，却避而不見。其少君代父接待，亦無任何請求。真可說是近世少見的君子。

此案一審宣判王崇五叛亂罪及鼓動越獄打傷戒護人員，合併處死刑。朱女士聆判，當場暈厥。甦醒後只覺天旋地轉，神經麻木。對自己如何判決，反而茫然不知。回到監房，狀若癡呆。劉典獄長親來安慰她說：一審判決之後，照例可以上訴進行到二審三審。按以往經驗，兩次上訴通常有半年以上的緩衝時間。妳不必灰心，應託親友趕緊依法聲請上訴，說不定會出現轉機的。這些經驗之談，使朱女士信心恢復。上訴程序已由王崇五之宗兄王獻唐（山東圖書館館長），姑表

兄馬丹鳴等延聘律師依法聲請。朱女士抱子服刑，在本案最後定讞之前，期滿開釋。孩子已滿四歲，對獄外世界茫然無知而指羊爲狗。此時親友們正爲最後一次上訴機會而努力。勸朱女士暫離濟南，換個環境，調適身心，以便打起精神教子救夫。留居濟南不但於事無補，而天天成爲新聞人物，更易另生枝節。朱女士接受了這項勸告。何去何從却是一大難題。舊關係不能再沾。回臨淄娘家？兄弟姊妹衆多，自己結婚並非父母之命。夫婦雙雙入獄，早成稀奇新聞。古老寧靜的社會不能接受這種衝擊。抱子回母家，父母縱然憐憫，何以阻家人親友悠悠之口！考量再三，決定先到青島棲身，再圖後計。因爲青、濟兩地交通便利，消息靈通，可以隨時回濟探監。行前姑奶奶馬太太及女師附小主任崔級秋姨母，各傾私房贈予生活費用，囑到青島投奔二大伯哥王德甫暫時棲身。朱女士到達青島，詎料二大伯哥公差未回，二嫂對此「犯婦」弟妹從未謀面，而案情早已喧騰報章。今忽抱子來投，至感驚訝。勉強留宿，示意其早作打算。適有老家佃農來獻土產，朱女士代其二嫂接待。佃農深被這位和藹可親毫無主人架子的四少奶奶所感動，勸朱女士不如去北平投奔大先生。大先生的手眼寬，或許可得到幫助。朱女士知道大伯哥爲了營救丈夫付出最多的精力和金錢。三年前雖有「望門投止」的經驗，仍抱着贖罪心情去了北平。

王祥五對這位招災惹禍的幼弟恨愛交集。尤其父母均已謝世之後，想到幼弟自南開逃學跑到濟南，演變迄今，遭逢奇禍，死生不卜，自己督

責太嚴，亦是惡因。如遭不測，實無以對地下雙親。故對營救幼弟，甚至不惜向有影響力的人士長跪哀求，金錢花費皆屬次要。但對弟婦之來，却不稍加辭色。命與僕婦同食宿操作，孩子也不得和伯父母同棹進餐。這些舉措，也許爲了情緒發洩，求得精神補償。也許認爲弟婦是個不祥之人，命帶尅夫敗家之煞，故意加以折辱。也許有意刺激這位二十年代的新女性幡然悔悟返回古老的文化傳統。總之這是複雜心情凝結而成的專橫行爲。但朱女士却能逆來順受。一則嚴憚大伯哥的性格，再則感激其爲營救丈夫所受的鉅大犧牲，故以代夫補過的心情服從「規定」。

朱女士在其大伯哥家暫時安頓，某夜忽得一夢，彷彿看到一排茂盛的向日葵（北方叫朝陽花），狂風過處，花蓋好像刀砍一般完全斷落。最後只剩一株，迎風屹立。豁然驚醒，夢境依稀在目。心神不定的默念「朝陽花」有陽剛之象，屹立風中的那株應是自己的丈夫？花蓋折斷的應在誰身上呢？胡思亂想，不能入睡。忽聽男僕老趙輕輕敲着大伯哥的房門，低聲說：「老爺，有急電。」朱女士驀然心驚，不敢詢問。挨到天亮，大伯哥草草進餐，提着公文包包匆匆出門。晨間試向大嫂探詢：「哥哥一早到那裏去？」嫂答：「公事出差到天津去。」因此不便再問，抽空詢問老趙，知道電報來自濟南，心境更覺沉重。偷偷閃入大伯哥的書房，從卷夾中赫然發現電報譯文：「四，病危，速來」。是表兄馬丹鳴所發。既知真情，益覺徬徨無主。想趕往濟南，究有何用？在此鶴候，又是心亂如麻，度日如年。熬至夜

晚，思慮紛繁，恍惚又入夢境。彷彿走進一座古廟，列座神佛忽而幻化四隻斑斕猛虎，面帶眼鏡，口發人言，注視朱女士而笑。彼此奇夢驚醒，盤算一番，覺得這是吉兆。「虎」稱獸王，應丈夫之姓。面帶眼鏡，應丈夫之像。能作人言，相視而笑，應夫婦相聚有期。推究至此，極感安慰。數日之後，又有電報來。其時大伯哥尚未返回。朱女士接閱電報，文爲：「四，險已過，可望痊癒」。恰應夢景，不覺欣然。王祥五回家絕口不提電報事。朱女士亦不詢問。不久便辭別兄嫂返回濟南，伺候獄中的丈夫三年有奇。

先時王祥五趕到濟南，得知乃弟已死刑定讞。急去青島與宗弟獻唐哀懇丁惟汾設法營救。雖獲得首肯，但結果如何仍難逆料。此即第二通電報所謂「可望痊癒」也。朱女士返回濟南之初，此案仍在等候中央核覆中。人到絕望之時，總希望奇蹟出現。朱女士的姑奶奶馬老太太勸其誦金剛經可以感通神明消災免禍，或者意在給這位內姪媳以心靈安慰，或者真的相信神佛是人生禍福的主宰。而朱女士憑一念之誠，澈底拋棄了曾一度狂熱的唯物主義，每晚俟愛子入睡，淨手焚香，墨筆正楷抄寫金剛經。發現一字錯落，焚草重寫。眼花手酸時，即默誦經文。初時佶屈聱牙，不明經義。捧誦日久，似有一縷靈明契合身心。寫來不復錯落，誦來亦了無沾滯。每晚一炷香，抄經不下三百本，誦經何止三千遍。異數竟然出現了。佛法無邊乎！人定勝天乎！

當此叛黨叛國案最後以合議庭判處王崇五等一千人犯死刑，報請中央核示。省黨部主任委員

張葦村參加合議庭回到辦公室，告訴幹事牟希禹說：「照今天審判結果看來，崇五兄是無希望了。念在往年共同奮鬥的友情份上，應該告訴他的家屬準備後事。」牟希禹深知張、王二人雖同爲丁惟汾培植下之新秀，在歷次反帝反軍閥運動中都有傑出表現。然兩人性格迥異，情感不洽。跨黨期間，分道揚鑣，勢同水火，並無友情可言。王被捕後，張力主嚴辦。今忽發此哀矜之語，案情顯然已無轉圜餘地。故漫應張說，立刻通知王獻唐、馬丹鳴。（此即朱女士所偷閱「四，病危」電報之由來。）

三人密商，咸認在濟南已無能爲力，唯一希望須向中央設法。牟希禹回省黨部密察如何呈報中央。王獻唐趕往青島，電請丁惟汾試有無回天之術。所謂機會，就是巧合。丁惟汾恰於前日到青島。聽王獻唐述說累次上訴經過，沉默半晌，自擬電稿三通，分致省主席韓復榘，省黨部主任張葦村，大意是：王崇五等一案，弟已另電中央，如何處置，聽候指示，不可擅自行動。又電中央監察委員會，說明王崇五曾自首有案，根據自首條例，擬准交由反省院感化……。（以上各電均係王崇五口述大意，致韓、張兩電語氣不同，而意義則一，但均非原文）

早於丁惟汾電報之前一日，山東省黨部與省主席會銜電請中央准予處決本案一千人犯之電報到達。中央黨部秘書長簽註肯定意見，請予照准。翌日丁惟汾電報始到。主任秘書王子壯以爲同屬一案，秘書長已有簽擬，未將丁電單獨呈閱，祇按公文「後來居上」之順序置於全卷之首頁呈

核。在中常會上蔣主席批辦之前，曾徵詢出席委員意見。胡漢民說：「丁委員多有這樣的關係，應尊重他的意見。」主席即在丁電批示：「准按自首條例查明處理。」翻至卷末，看到山東黨政會銜電文，又批：「除王崇五一名以外，一律槍決」。（這段公案掌故，係三十六年王子壯赴濟南競選國大代表，下榻王市長公館閑談時所道。要點如此，但非原文。）

經此奇變，王崇五迴自鬼門關上撤銷註冊。改判徒刑四年，入反省院一年。到民國二十二年恢復自由，即去日本進入法政大學。二十六年七七抗戰開始，棄學返國參加抗戰。開創另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歷程。

在此試就王崇五和丁惟汾的關係作一總結性的研判。大多認為丁惟汾出面挽救王崇五的生命，是出於鄉誼私情。筆者認為縱有情誼成份，比

紀念吳大惠同學

勞遠盛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我與大惠兄等同時考入重慶中央大學機械系，四載同窗。一九四四畢業時，被集體征調，參加抗日戰爭。入伍不久，大惠、馮希謙兄與我均被派往印緬戰區，乘同一架運輸機，飛越駝峯，直達印度雷多。在雷多換上野戰戎裝後，我們三人均被立即派往緬北前線的新編第二十二師。希謙兄分派在野戰炮兵營，大惠兄分派在步兵第六十四團，我則先後被派往戰鬥工兵營和步兵營第六十六團工作，當時恰逢雨季，緬北叢林中道路泥濘及膝，螞蟻遍地皆是，且瘴疾流行。那時候，終日天雨，難見陽光，軍裝總是濕淋淋。行軍途中，偶遇溪流，則和衣躺入水中，以滌除遍身污泥，並藉以消除疲困。當時，盟軍處於反攻優勢之下，我軍之陣地不斷向前推進，有時宿營地就在日寇大砲射程之內，有時日軍敗退，夜間又有散兵從叢林中出來偷營，並常有日機前來轟炸。我軍雖不斷取勝，向前推進，但傷亡也頗多，不斷由國內空運新兵源源來補充。大惠、希謙兄與我親歷了孟拱、卡瑪英、瓦拉查及密支那等重大戰役。在這些流血戰鬥中，也算曾為抗日戰爭盡了一份力量，且未戰死在異域他鄉，實屬萬幸。大惠兄所在之第六十四團，常被指派為尖刀團，迂迴敵後，出奇制勝，無攻不克。當時之給養，全靠盟方空投；戰鬥中之空軍掩護，亦全由盟軍負責。大惠兄之職責，係將團長之作戰部署，譯告隨團之美方聯絡官，並將美方配合作戰之方案，譯告團長，故大惠兄為戰鬥的勝利，發揮了十分重要之作用。因此，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之最後打通，大惠兄有其一份功勞。大惠兄不幸於一九八七年二月逝世，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他的好友為紀念他的逝世，而追思到他在抗戰之戰中的功勞，應能含笑而自豪。

（本文插圖刊第56頁）

重很低。凡知丁惟汾為人者，無不肯定他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崇拜，對黨的忠誠，對三民主義的信仰，對共黨界限分明絕不妥協的立場，都是不折不扣的。很難說他會為了王崇五一人而易其操。關鍵就在他保王崇五「自首有案」必有所本。因為跨黨和清黨期間，他負責山東黨務。幹部的政治傾向自然明瞭。對跨黨份子何人交付何種任務，心裏有數。

所以他負責保證王崇五「自首有案」。證之路友子是國民黨候補中委，也是丁惟汾主持華北黨務得力助手。因與李大劍同被捕殺，團山忠烈祠有他的木主。中共亦將其遺骸遷葬八寶山「烈士公墓」。「五卅慘案」犧牲之尹景伊——希農，也是兩黨爭其「身後名」的人物。國民黨山東革命史稿且為之立傳。假若尹景伊活到清黨以後，問題就複雜了。王崇五無緣步武路、尹兩人，祇是造化弄人而已。王崇五始終不說他在何時何地「自首有案」。祇說他之加入共黨是經了君羊（丁羣）介紹。正是他不做「兩面人」的性格使然。他之死刑不死，堪稱異數。假若當日丁惟汾未到青島，王獻唐、王祥五即趕到青島，亦於事無補。假若丁惟汾電報先到中央，按順序必置於山東省黨政會銜電報之後。蔣主席如先批准會銜電文，即便再看到丁電也未必變更原批。韓復榘對這種案件直覺的不比煙、毒、盜匪案重要，所以接到了丁電之後，真的靜候中央核示。假若他先把人殺掉，誰對他也無可奈何。凡此都是無法預料之事。套用太史公兩句話：「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未完待續）